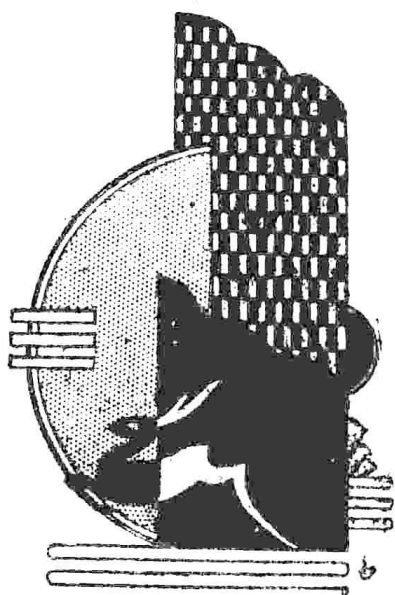


史記精華

史記精華錄

國學名著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版八月八年四二

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標校出發
點閱版行
者者者者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學各省各

彭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四角
濟公全傳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二角
施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四角
三門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五角
再生緣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一角
薛剛反唐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大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小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列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三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
水滸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蕩寇志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紅樓夢	洋裝六冊	定價二元八角
紅樓圓夢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英烈傳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崑隆遊江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一角
說唐全傳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雙美奇緣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平山冷燕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四遊記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五虎平西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五虎平南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飛仙天豹圖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史記菁華錄題辭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輶，而味益深長。顧其顛頤奧衍，既不能束之巾笥；又往詰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揭菁華，批道竅卻，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爲快事矣。

客有諗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壁摘刺取之，能無剽擄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此史記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五宗，特分議論敘事爲兩途，實原本尙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著文選以下別無薈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爲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行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既知夫三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卽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天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泝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決潏，覩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

之陽：朝雲夕煙，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慷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蠶叢魚鼈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窅，巉峭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屨，雍容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耳傭而目僦者，日置全史於几案於旁，自成童以迄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鉤章棘句，卽掩卷不遑卒讀者；徒琅琅之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蘊卻之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擄之不古也！」其爲自欺以欺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

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以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游，此亦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臥游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亭田氏題。

史記菁華錄目錄

題辭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六國表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張儀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淮陰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霍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游侠列傳

史記菁華錄目錄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史記菁華錄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

攻讐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

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

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

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彊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

秦兵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

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圖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

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邀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

嚮坐，張良西嚮侍。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沛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亦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少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